

鶴

林

集

九

欽定四庫全書

鶴林集卷十九

宋 吳泳 撰

劄子

論今日未及於孝宗者六事劄子

臣以蠛蝨賤臣竊日月之末光近者蒙陛下簡眷擢兼
記注獲與右舍人分立於螭陛下立不載筆記不執簡
揆之典彞皆非其舊獨有直前奏對尚髣髴古意臣雖
暫攝何敢不以先儒之所以事君者而事陛下哉臣始

讀孟軻書至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
恒亡未嘗不掩卷而嘆曰人主之臨御天下不可使危
亡之言不入於耳儆戒之念不存於心也得臣在楚晉
文不失為外懼孟孫惡臧孫紇乃以為藥石天下之理
履危難而生儆則危者可安因拂亂而知懼則亂者可
治自入春秋以來已有是說孟軻氏特表而出之蓋深
為亡國敗家者之戒也今天下才多亦最多事諫諍輔
拂之臣劇切於內外侮憑陵之患攻擾於外操心慮患

其可以轉亂萌而成治象矣而惴惴然若有日就其亡之憂何也臣知之矣今日之病不在拒諫而在玩諫不在畏敵而在玩敵二三大臣旦夕承弼左右侍從朝夕論思臺省給諫之官日與天子爭辨是非百僚羣有司亦以序進陳時務之闕矣陛下既有其官矣而不能使之盡其職既聽其言矣而不使之行其言則是玩諫者也以振古所無之敵不于其鄰而于其躬以百年所養之兵不利禦寇而利為寇將吏被甲胄不得臥丁夫

轉輸於道不得息陛下亦嘗有戒心矣而未聞有親事
法宮之勞三事大夫亦嘗有憂色矣而未見有申儆國
人之實則是玩敵者也玩諫者懈玩敵者偷天下阽危
之機豈不伏於此哉唐虞三代之治國朝列聖之典臣
固不敢遠引悉數惟孝宗皇帝陛下每視以為法而隆
興乾淳間事接於耳目之間者尤為至近臣請為陛下
條陳之孝宗皇帝以聖人之才運天下之器旦旦視朝
勤於政理攬衣夙興不暇饋櫛猶且詔諭宰執曰朕每

聽朝以議庶政頃刻之際意有未盡自今或有奏陳宜
於申未間入對庶幾可以坐論故召於選德見於祥曦
引於水殿燕於觀堂從容坐席之間畧同賓友上下射
飲之樂過於絲竹非但曰禮樂相示而已凡軍國大政
古今理亂有事當商確者不妨直奏有疑當關決者隨
即徹聞異時老櫓獨相執政皆其所引更不措辭而淳
熙間樞使周必大同知施師點各陳已見互相可否則
猶能於榻前論辨也當朝宰執同班奏事更無密奏而

樞臣黃洽見其有未協衆心則退而疏是非是尚能與
宰相異同也如某事未施行則以不肯任事責魏杞如
某除未公當則以徇情廢法責允文至謂朕有缺失卿
等亦不可不極言君臣之間更相儆戒如此則事何由
不辦治何由不立哉今蚤朝奏事僅按常程漏晷未移
我冠履退雖更化之始曾降宣召指揮而燕見不頻引
對不數一日之間曾不一二情意既不決洽言論又不
盡輸以朝夕論道之地而數入劄子奏請握權衡造化

之柄而乃委其命於天間有一令之失一事之非則交
相諉曰非我也此何等時而乃避嫌若是哉此臣所以
妄議宰執宣召猶未及於孝宗者一也故事禁從講讀
官及掌制學士更直遞宿以備咨訪或問經史或談時
事或訪人才或及宰執所奏凡所蘊蓄靡不傾盡故宇
文价論六路賑濟推賞事此尚書夜對之言也陳騭論
治賊吏當用祖宗法此中書夜對之言也倪思乞養成
皇孫國公德性此直學士夜對之言也金安節馬騏論

諫官言事失當不宜深罪此侍講夜對之言也周操以侍御史內宿召對論遣使事王蘭在講筵夜對論臨安府王佐贓污事此皆燕直清閒雍容論奏之言也恩意浹密則就澄碧殿錫燕職業修飭則上清華閣賜詩從容造膝過於南衙面陳先事獻言加於路朝顯諫此皆乾淳良法也自是以來從臣雖內宿如故而宣引閣疏詞臣雖夜直有常而視草非昔况學士院至禁庭有一街之隔既不便於臨幸又不頻於宣喚每批答奏章特

降御筆或出於近侍或出於內臣或出於外庭奏擬內
相之職殆若具員紹熙詞臣嘗欲倣漢室承明之制於
常御殿側創以寓直之所以便延問蓋謂人主左右不
可無詞翰之臣應有批旨使之潤色庶幾號令明渙處
分得宜譬御無所用其姦斜封無所容其詐今政權親
攬奎畫屢頒堯言布傳何所輕議其間有如保持舊臣
無得捃摭如起用貪尹特與祠廩如議立王邸之嗣朕
不敢私或者猶疑其未盡愜當豈非宣召之典不復於

先朝內批之草弗視於學士所以流風敝習至今猶未
革耶此臣所以妄議禁庭夜直猶未及於孝宗者二也
國朝舊制三省各有屬舍人者中書之屬也給事者門
下之屬也尚書侍郎暨二十四曹尚書之屬也舊時省
部合而為一自南渡以來惟給舍屬之二省而列曹尚
書以下別為一所強分之曰六部體統氣脉若不相屬
也隆興初特詔多事之時侍從兩省官日一至都堂其
合闕臺諫者並令會議又於都堂各賜筆劄令取當今

弊事條具以聞故自吏部侍郎凌景夏等十四人為一狀自御史中丞辛次膺以下六人為一狀又懼其言之未廣而聽之未博也則復令退於聽治之所各率其屬諭以上旨使之極言無隱夫會議而關於臺諫給劄而及於從臣極言抗論而暨於六曹之屬蓋曰與廟堂相親密也與宰輔相可否也情親則事理達聽廣則議論詳也以是知思堂之所共議不但二三執政都省之所咨訪不但五六宰士一自權侂怙勢自尊病遠簡賢獨

運先朝氣象不復再見更化以來粗振墜典固嘗詔侍
從論思矣又嘗詔卿郎以上集議矣又嘗令從橐省官
會議楮幣而闕白臺諫矣然發言盈庭而邊臣北伐之
表已行會弁如星而官闕稅畝之議先定命之曰論思
論而不能盡其思名之曰會議會而弗克伸其議就使
商論反復至於十數則亦徒久而已曷若先給筆劄使
之條陳無隱哉此臣所以妄議從臣條具猶未及孝宗
者三也百官陞對自藝祖開基高皇再造雖倥傯不暇

給之際常日輪一員以備延訪自後承平始定五日一對之班孝宗勵精仍率厥典凡百執事日以序進引見一班或四三班進而眎其所繇退而考察所行天日之臨賢否畢見故王曉以朝見而除郎官王蘭以陞辭而除御史鄭聞沈度以歸自輔藩而除樞掾宰屬賈光祖論州郡不當獻羨則曰議論人物有似楊輔近臣問郡守得對者孰為稱旨則曰潘慈明氣寒周頡又下慈明一等或內召小臣或特引布衣如朔如光朝如拔之等

皆以議論剴切即蒙擢用其後生氣驕言論卑鄙一經
奏對悉了其為人故有晨奏事而暮批除夕引見而朝
放辭者黜陟臧否之間沛如膏雨迅若雷霆鼓舞動蕩
人才何患其不作興忠言何憂其不競勸耶今多士充
庭率皆濟濟羣言日進非不諤諤臣近在西省看詳奏
疏有以定社稷之計為言者有以繼天倫之絕為言者
有以南陽近親北司貴臣為言者有以相不和於朝將
不和於邊為言者有道一私字至數百言有說一欺字

連三四紙有陳蜀計之匱乏乞科降者有論淮邊之淺薄乞籍義甲者如此之類不可殫紀不知陛下於進對之頃觀其可用者幾人於聽納之際見其可行者何事若一人之進略加顧問而曾無顯拔明揚之意一篇之陳姑示褒嘉而未有精擇篤行之實則乍賢乍佞若可若否果何補於治矣此臣所以妄議百官陞對猶未及於孝宗者四也自昔蠻夷猾夏治世之所不能免寇賊鴟張王化之所不能加矧國家南渡適當陽九之厄高

皇中興孝宗嗣服干戈搶攘無歲不有敵亮雖斃大定
復立擁兵崛強髣髴元魏而又結蠻擾於西鍾賊騷於
廣茶寇自湖南北跳梁江右亦可謂不靖矣我孝宗皇
帝留神軍政注意將才御几之上嘗書一將字往來紬
繹日求所以選用之方凡三衙及在外諸統帥之兵則
書注各人武藝於冊謂之掌記自準備將以上至統制
官則排比全軍姓名於籍號曰揭帖密院審察則試以
邊上事宜承旨拍試則閱其人物事藝逮夫拍試中格